

doi:10.13582/j.cnki.1672-7835.2020.05.005

# 辩护语句为真何以可能——达米特辩护主义意义理论研究

谢佛荣<sup>1,2</sup>

(1.复旦大学哲学学院,上海 200433;2.南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南 衡阳 421001)

**摘要:**达米特为了拒斥戴维森超越于认识能力的成真条件意义理论,提出了“理解一个语句的意义在于构造一个语句为真的辩护性条件”的辩护主义意义理论。从“辩护语句为真何以可能”这一先验式问题出发,可以揭示语言意义理解的两种辩护程序:一是证实主义的辩护程序,即构造证实一个语句为真的典范性证明;二是实用主义的辩护程序,即构造接受一个语句为真而衍推出后承的典范性证明。两种辩护程序之间具有协调性、统一性关系。辩护主义意义理论的哲学意蕴在于,构造语句为真的辩护性条件是语言意义理解的先在性条件,以及获得语言意义的理解必须依赖于人的理性能力。

**关键词:**意义;真;辩护性条件;理解;理性能力

**中图分类号:**B81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7835(2020)05-0029-09

在以达米特为代表的反实论与以戴维森为代表的实在论之论争过程中,达米特为了拒斥戴维森超越于认识能力的成真条件意义理论,提出了辩护主义意义理论。其核心思想是,语言使用者理解一个语句的意义在于能够辩护一个语句为真,试图以此替代成真条件意义理论。既然是一种替代问题,我们不禁要问“辩护语句为真是如何可能的?”本文拟从“辩护语句为真何以可能”这一先验式问题出发,来考察与探讨达米特辩护主义意义理论关于语言意义理解的辩护程序及其相关问题。

## 一 “辩护”概念的内涵和辩护方式

达米特辩护主义的意义理论思想,主要来源于直觉主义关于数学语句意义的解释,即“把握一个数学陈述的意义并不在于在什么情况下这个陈述为真的知识,这种情况与我们知道是否如此的方法无关,而是在于对于任何一个数学构造而

言,我们有能力识别它是否构成这个陈述的证明,这样一种陈述的断言不应该理解为声称它是真的,而是应该理解为存在关于这个陈述的证明或构造这个陈述的证明”<sup>①</sup>。换言之,当我们能够断定一个数学陈述时,其所意味的是人们能够构造关于这个数学陈述的证明。因此,在数学中,确立一个数学陈述为真的唯一方法是证明,当由数学陈述推广到一般陈述时,确立这个陈述的方法便是“辩护”这一概念。从语言意义上理解“辩护”这个概念的内涵,是指“对于一个陈述的理解主要在于有能力认识到无论什么时候能被视为是证实了的内容,即最终确立为真的内容”<sup>②</sup>。也就是说,人们正确理解一个语句的意义或人们能够对一个语句进行正确断定时,其所表达的就是人们能够对一个语句辩护为真。这种“可辩护性”并没有表达人们一定能够实际找到判定这个语句为真或为假的方法,它仅仅表明的是语言使用者能

收稿日期:2020-04-20

基金项目: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17YBQ096);南华大学博士科研启动基金项目(2014XQD28);“南华大学双一流建设项目”(2017SYL13)

作者简介:谢佛荣,(1983—)男,江西赣州人,博士,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博士后,南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导师,讲师,主要从事逻辑哲学与语言哲学研究。

①Michael Dummett. *The Sea of Language*.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3, p. 70.

②Michael Dummett. *The Sea of Language*.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3, p. 70.

够认识到一个陈述什么时候被辩护为真。根据阿皮亚(Anthony Appiah)和艾金顿(Dorothy Edginton)的观点,达米特关于语言意义理解的“辩护”概念实质是一种弱证实主义(the weak verificationist),即它所表明的仅仅是一种辩护的可能性。“弱证实主义只是说存在某个时空位置知道将来是可能的,并不意味着要实际(无时间性)占有与否。”<sup>①</sup>可见,达米特辩护主义理论中的“辩护”概念表达的仅仅是一种辩护能力,至于实际是否能够辩护却是另外一个层面的内容,其更多阐明的是关于“辩护”的一种可能性。

辩护主义意义理论主要采取了直接证实和间接证实两种辩护方式。直接的证实方式是指“根据构成语句的成分逐步地验证,通过语句的组成逐步地确立语句的真值来确定语句的意义”<sup>②</sup>。即当人们能够直接对一个语句的真值进行证实时,人们也就知道了这个语句的意义。直接的证实方式主要是相对于观察性语句而言,对于观察性语句来说,我们可以通过检测、测量和数数等直接观察的方式对观察性语句进行直接证实。但是达米特指出,通过观察的直接证实的语句只是个例,并不具有广泛性和代表性,更多的语句需要通过与其他语句的推理关系而得到证实。达米特说:“对于除了观察语句以外所有的语句而言,我们已经看到后承推理在确立这些语句为真中起到了必不可少的作用。”<sup>③</sup>也就是说,除了观察语句需要直接的证实方式之外,更多、更广泛的语句需要依赖于后承推理的间接证实方式。间接证实方式主要表明的是,只要人们能够确立一个语句为真的推理时,人们也就知道了这个语句的意义。比如,对于数学陈述而言,我们主要通过后承推理的间接证实方式就能获得关于数学陈述的意义。间接证实方式也是辩护主义意义理论辩护一个语句为真的主要方式,并且对于达米特而言是更为重要的一种证实方式。因为,无论是掌握具有逻辑表达式语句所表达的命题的意义,还是把握非逻辑表达式语句所表达的命题的意义,都需要通过把握这些语句与其他语句的逻辑关联来理解这些语句的意义,否则,人们无法获得关于这些语句表

达的命题的意义。

但须指出的是,这两种辩护方式是在整个语言意义理解辩护中的两种相互关联、相互融合的方式。这是因为,人们在后承推理中会导致一种简单的语句到更为复杂语句的推理方式的结果,人们一旦用直接证实的方式知道了语句的意义,人们就可以对一个更为复杂的语句进行间接的证实。人们用直接证实的方式解释和理解语句的意义时,并不否认间接的证实方式在理解复杂语句意义中的作用。同理,当人们能够通过间接的证实方式来理解语句的意义时,也没有否认直接的证实方式在简单性语句的作用。正如张燕京所说:“达米特证实主义意义理论避免了把意义分为两个类型,把句子分为两个种类的错误,它能一致地、协调地解释句子的意义。”<sup>④</sup>根据上述阐述,两种辩护方式阐明了人们并不是孤立地对一个语句的证实,而更多的是依赖于语句之间的逻辑推理关系来进行证实。人们对一个语句意义的把握依赖于人们对语言中其他语句意义的理解和把握。据此,后承推理的辩护方式在达米特的辩护主义意义理论中显得更为重要。

## 二 语言意义理解的辩护程序

既然辩护一个语句为真主要在于确立一个语句为真的推理,那么我们不禁要问“我们该如何确立一个语句为真的推理?”。为此,达米特提出了两种确立一个语句为真的推理的辩护程序:一种是证实主义的辩护程序,即,证实一个语句为真的推理的辩护程序;另外一种实用主义的辩护程序,即,接受一个语句为真的推理的辩护程序。

### (一) 证实主义的辩护程序

达米特的证实主义辩护程序主要是在自然演绎系统(System of Natural Deduction)中进行的,其主要阐明语言意义理解的辩护能够在自然演绎系统中而得到判定。主要包括如下三个层级的辩护<sup>⑤</sup>。

第一层级的辩护是关于规则的辩护。如桑兹(Wagner de Campos Sanz)所说:“规则的第一层级

①Anthony Appiah, Dorothy Edginton. verificationism and the manifestations of meaning. Proceedings of the Aristotelian Society, 1985, 59 (1): p. 18.

②Michael Dummett. *The Sea of Language*.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3, p. 142.

③Ibid.

④张燕京:《达米特意义理论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第215页。

⑤达米特的三个层级辩护中,每一个层级的辩护都要比前面一层级的辩护要强。

的辩护主要在于从初始性规则衍推出规则。”<sup>①</sup>因此,关于规则的辩护是在假定其他规律有效的前提下而进行的一种自我辩护。达米特把规则的辩护分为两类:一类是支配可断定性原子语句<sup>②</sup>的推论规则;一类是支配可断定性复杂语句<sup>③</sup>的推论规则。关于规则的辩护的核心是引入规则(the introduction rules)的辩护。根据达米特的思想,如果一个推理规则的结论需要一个逻辑常项作为主要算子,那么这个推理规则就可以称之为逻辑常项的引入规则。比如:

$$\frac{\Gamma: A \quad \Delta: B}{A \wedge B} +$$

在这里,拉丁字母 A, B 表示的是任意单个语句,Γ, Δ 表达的是语句的集合,( 表达的是逻辑常项。对于达米特而言,在自然演绎系统中,引入规则的实质是支配逻辑常项的推理规则,并且这种推理规则必须是协调的。因此,要使引入规则成为一条有效的规则,必须符合协调性要求。达米特认为,这样的引入规则是符合协调性的。因为,引入规则是通过定义的方式给出的,这种定义方式可以被视为是一种约定,在这种约定下,引入规则能够在与其他表达式已给定的意义不相冲突的情况下,使它们支配逻辑常项的意义成立。“尽管我们不能笼统地对逻辑规律,有权约定它们都是被视为有效的,但是一定有规律或系统可以被视为是有效的。这种规律将是‘自我辩护的’:我们有资格约定,它们应当被视为是有效的,因为我们可以全部或部分地固定它们支配逻辑常项的意义使其成立,并不会据此与其他表达式已给定的意义相冲突。”<sup>④</sup>但接下来面临的问题是:“虽然能够证明引入规则是有效的,但是引入规则的作用是什么?”。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达米特证实主义的第二层级的辩护,就是关于规则作用和论证有效性的辩护。对于达米特而言,一个引入规则的作用主要是给出一个逻辑常项的定义或意义:“引入规则由于它们确定逻辑的常项而得以自我辩护的观

点在证实主义的辩护程序中找到了家。”<sup>⑤</sup>也就是说,我们能够通过引入规则使辩护主要逻辑常项的语句为真,引入规则成了辩护语句为真的手段。对于达米特而言,一个引入规则最基本要保证的是,在规则的所有应用中,其规则的结论必须比任一前提,并且比任何被免除的假设具有更大的逻辑复杂性,从而保证引入规则运用的普遍性和有效性。正是因引入规则的这种作用,我们可以对一个有效的论证进行定义,即“如果具有一个复杂语句的有效论证,那么我们能够构造一个有效的论证,这个论证是通过支配其主要算子的引入规则之一完成的。”<sup>⑥</sup>也就是说,我们可以通过一组引入规则构建一个有效的论证。比如,((A ∧ B) ∨ (A ∧ C))这个复杂语句为真的结论,可以通过引入规则构建一个有效的论证而导出:

$$\frac{\frac{\frac{B}{A \wedge B} +}{A \wedge (B \vee C)} +}{(A \wedge B) \vee (A \wedge C)} +$$

由上可知,我们对一个语句辩护为真等同于我们拥有一个关于这个语句为真的论证或证明,而所谓的论证或证明就是对于解释逻辑常项的论证或证明。比如,我们构建一个关于 A ( B 的证明,意味的是我们需要构建一个关于 A 的证明或构建一个关于 B 的证明。这与我们日常的非形式证明(informal proof)具有比较大的差异。为了区别于日常证明,达米特提出了发现关于这种论证或证明的一种有效方法——典范证明(canonical proof)。<sup>⑦</sup>

一个证明是典范的,必须满足下面三个条件:

- (1) 所有的初始前提必须是原子语句;
- (2) 每一个复合语句都必须通过引入规则之一而导出;
- (3) 论证中的所有转换都必须根据约束规则<sup>⑧</sup>(boundary rules)或引入规则

①Wagner de Campos Sanz, Hermógenes Oliveira. On Dummett's Verificationist Justification Procedure. *Synthese*, 2015, 193(8): p. 2543.

②根据达米特的观点,原子性语句主要是指在给定集合中不含任何逻辑常项的语句。

③根据达米特的观点,复杂性语句主要是指并不是原子语句的语句。

④Michael Dummett. *The Logical Basis of Metaphysic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p. 246.

⑤Michael Dummett. *The Logical Basis of Metaphysic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p. 252.

⑥Michael Dummett. *The Logical Basis of Metaphysic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p. 254.

⑦Michael Dummett. *The Logical Basis of Metaphysic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pp. 254-255.

⑧约束规则主要是指假定给出有效的推理规则的情况下从一个或几个原子语句中推导出原子语句。

之一进行。

由此可知,第二层级的辩护就是对于典范证明有效性的辩护,而对于典范证明有效性的辩护则取决于规则和原子语句的自我辩护。因此,关于典范证明的辩护是关于两个方面的辩护:一方面是关于规则的辩护;另一方面是关于原子语句的辩护。

典范证明中关于规则的辩护主要是关于约束规则和引入规则的辩护,我们在第一层级的辩护中已探讨了关于引入规则的辩护,因而这里主要分析和讨论关于约束规则的辩护。比如,我们要辩护“ $A \rightarrow B$ ”这个陈述的典范论证的有效性,将需要我们能够构造一个使  $A$  转换为  $B$  的有效的典范论证。但由于  $B$  只是一个原子语句,因而要保证  $B$  的典范有效性论证,必须把  $B$  作为论证中的一个前提。而辩护“ $A \rightarrow B$ ”这个语句的典范论证的有效性,也必须把  $B$  作为一个前提,否则我们无法从  $A$  原子语句出发获得  $B$ 。<sup>①</sup> 进而,约束规则面临的一个关键问题就是在典范论证的过程中是否可以脱离相关假定而进行?桑兹给出了关于这个问题的回答。他认为,达米特要保证典范证明的有效性,必须保证其约束规则不能脱离假定,否则,典范证明会成为一个有问题的证明方法,因为,达米特的典范证明若脱离假定,易于陷入批评性的子论证(critical subargument)中而导致出现循环性证明。<sup>②</sup> 而这也侧面表明了,只要在保证约束规则不脱离假定的情况下,约束规则是可以进行自我辩护的,能够保证典范证明的有效性。

达米特关于一个原子语句意义理解的辩护,就是能够辩护这个原子语句为真。在达米特看来,“指称理论构成了语言严格意义上的语义学,通过详细说明语言中初始表达式的指称,同时给出从成分表达式的指称确定复合表达式指称的规则,我们实际上就为这种语言的句子(的特定讲话行为),以归纳的方式定义了真。另一方面,涵义理论则解释了语言中认知的方面,即理解语言

中的表达式是怎么回事,因为表达式的涵义就是说话者把握其指称的方式。”<sup>③</sup> 这说明,要把握一个原子语句意义的关键,在于把握这个原子语句的涵义,而把握这个原子语句的涵义的关键,在于把握原子语句中名称的涵义,通过把握原子语句中名称的涵义在于找到识别这个名称的指称方式,最后通过找到这个名称的指称来确定一个原子语句为真。“完整地解释名称的涵义主要在于描述说话者识别其所指的方法;而对初始的不完整表达式,则要说明说话者如何识别对表达式进行补充后的所指。”<sup>④</sup> 据此,乌斯贝蒂(Gabriele Usberti)提出了辩护原子语句的两个重要概念:一个概念是“有权使用名称来指称给定的实体”;另一个概念是“有权把谓词与名称进行联结”<sup>⑤</sup>。比如,在语句“这是达米特”中,“达米特”是一个名称,“是”就是谓词和名称之间的联结符号。根据乌斯贝蒂的观点,当我们有权用“达米特”这个名称指称达米特时,并且有权通过“是”这个联结符号把谓词与名称联结时,那么我们就能够确定这个语句的真值。这种类型的语句就是达米特所谓“认知陈述”(recognition statements)。而达米特之所以把认知陈述作为基本陈述,在于“保证认识,换言之,确定认知陈述的能力”<sup>⑥</sup>。因此,我们理解一个原子语句意义的实质,在于我们具有确定辩护这个原子语句为真的能力。

通过上述阐述,我们可以通过构造典范证明的有效性来达到证实主义的第二层级辩护。但是,达米特认为,第二层级的辩护只是能够保证复杂程度最低<sup>⑦</sup>的推理规则有效,而难以保证复杂程度高的推理规则有效。为了保证涉及自由变项和涉及假设免除的情况下引入规则仍然有效,并使其他规则有效的方法更为精确,我们需要证实主义的第三层级辩护。

第三层级辩护,是关于全称量词的标准的引入规则的辩护。根据达米特的观点,全称量词的标准引入规则主要指的是:在  $A(a)$  包含一个自由变项  $a$ ,并且  $a$  不出现在结论  $\forall x(Ax)$  或  $A(a)$

① Warren Goldfarb. On Dummett's "Proof-Theoretic Justifications of Logical Laws". in Thomas Piecha, Peter Schroeder-Heister (ed). *Advances in Proof-Theoretic Semantics*. New York: Springer, 2015, p. 202.

② Wagner de Campos Sanz, Hermógenes Oliveira. On Dummett's Verificationist Justification Procedure. *Synthese*, 2015 193(8): p. 2548.

③ 迈克尔·达米特:《弗雷格——语言哲学》,商务印书馆 2017 年版,第 546 页。

④ 迈克尔·达米特:《弗雷格——语言哲学》,商务印书馆 2017 年版,第 546—547 页。

⑤ Hermógenes Oliveira. On Dummett's Pragmatist Justification Procedure. *Erkenntnis*, 2019: pp. 681–682.

⑥ Hermógenes Oliveira. On Dummett's Pragmatist Justification Procedure. *Erkenntnis*, 2019: p. 682.

⑦ “复杂程度最低”这个概念主要指的是结论的前件是前提的前件的并,在这种规则中,逻辑常项表示为“(”“(”和“(”,决定这些常项的标准引入规则既不涉及自由变项,也不涉及假设的免除。

依赖的任何假设中的情况下,从开语句  $A(a)$  推导出量化语句  $\forall x(Ax)$ 。<sup>①</sup> 全称量词的标准引入规则的假定,是对引入规则进行一种约束,即,若引入规则应用的一个或几个前提包含一个自由变项,并且结论不包含自由变项,那么这个自由变项就不应该出现在结论所依赖的任何假设。达米特对引入规则进行约束的宗旨,是试图保证当我们能够对一个闭合语句进行断定时,能够通过给定的引入规则从闭合的初始前提推导出闭合语句。有了这个约束,我们就能够在免除其前提假设的情况下,给出“典范论证的有效性须满足的条件”<sup>②</sup>:

(1) 典范论证的最终结论必须是一个闭合语句 (closed sentence);

(2) 典范论证的所有初始前提是闭合原子语句;

(3) 在主干 (main stem) 中的每一原子语句或者是一个初始前提,或者是由一个约束规则推出的;

(4) 在主干中的每一个闭合复合语句都是由给定的一组引入规则之一推出的。

比如,下面这个有效的典范论证:

$A(a) \vee B(a)$
$\forall x (A(x) \vee B(x))$
$A(b) \vee B(b)$
$B(b) \vee A(b)$
$\forall x (B(x) \vee A(x))$

由上可知,这个有效的典范论证的初始前提闭合语句中不包含自由变项  $a$ ,显示了自由变项没有出现在该规则的结论中,也没有出现它所依赖的任何假设中。因此,第三层级辩护拓宽了其第二层级辩护所依赖的不涉及自由变项和涉及假设的假定,由特定性辩护扩展到一般性辩护,使其证实主义的辩护程序更具有普遍的有效性。

根据上述论述,达米特的证实主义辩护程序的主要特征是通过使用引入规则来诠释一个逻辑常项的意义,从而在使用该引入规则的前提下构造一个有效的论证,并由构造依赖于不涉及自由变项和涉及假设的特定应用性的典范论证推广到

构造涉及自由变项和不涉及假设的假定的普遍有效性的典范论证,最终构造了证实一个语句为真的证明。如奥利维拉 (Herméogenes Oliveira) 所说:“引入规则显示了如何构建一个语句或对一个语句进行合理的断定,它们代表的是证实主义方面。”<sup>③</sup>

## (二) 实用主义的辩护程序

根据达米特的思想,证实主义的辩护程序只是阐释“意义即使用”理论和原则其中的一个方面,即意义的证实主义方面,而阐释“意义即使用”所表现的另外一个方面是我们该如何识别行动过程随后出现的后果的标准,即“辩护一个语句为真的后果是什么”的实用主义思想。为此,达米特提出了与证实主义的辩护程序相对应的实用主义的辩护程序。

实用主义的辩护程序主要是关于消去规则 (the elimination rules) 的辩护及给出实用主义典范论证的有效性定义。

根据达米特的思想,如果一个推理规则中的某一前提要求一个逻辑常项作为原则算子,并且与这个前提相关的前提是大前提 (major premises) 的话,那么我们可以把这个推理规则称之为消去规则。比如:

$A \rightarrow B$	$A$
$B$	

在这里须注意的是,支配逻辑常项的消去规则主要是要求其中推理规则中的前提之一必须是大前提,所谓大前提指的是语句中有作为主要逻辑算子的常项的语句,而一个推理规则中的其他前提就称之为小前提 (minor premises)。比如,上述示例的“ $A \rightarrow B$ ”就称之为支配逻辑常项的大前提,而“ $A$ ”就称之为小前提。

达米特认为,支配逻辑常项的消去规则是与支配逻辑常项的引入规则相对应的。作为在自然演绎系统中支配逻辑常项使用的引入规则和消去规则之间必须是相互协调和自我辩护的。如奥利维拉所说:“把逻辑常项作为主要算子的语句中表达典范方式的引入规则和消去规则是被用在演绎论证中:引入规则以语句的典范使用来表示结论,消去规则以语句的典范使用表示一个假

①Michael Dummett. *The Logical Basis of Metaphysic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p. 259.

②Michael Dummett. *The Logical Basis of Metaphysic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p. 260.

③Herméogenes Oliveira. On Dummett's Pragmatist Justification Procedure. *Erkenntnis*, 2019: p. 1.



定。”<sup>①</sup>比如,“ $A \vee B$ ”这个语句为真的典范根据是由支配“ $\vee$ ”这个逻辑常项的引入规则所给定的,而“ $A \vee B$ ”的典范后承是通过支配“ $\vee$ ”这个逻辑常项的消去规则所得到的,因而两者前后之间必须是相互协调和自我辩护的,否则必导致整个自然演绎系统是不协调的,从而无法进行自我辩护。在一个自然演绎系统中,一个推理规则既可以是同一逻辑常项的引入规则,也可以是同一个逻辑常项的消去规则。同时,对于一个推理规则而言,它不仅可以是逻辑常项的引入规则,也可以是另一个逻辑常项的消去规则。使用消去规则意味着我们在接受一个语句为真的情况下,根据消去规则导出我们所需要的后承。如达米特所言:“一个陈述内容是如果你接受它能够做什么事情——学习一个语句为真将使你或至少使你有什么不同。……这是实用主义意义理论的主导性观念。”<sup>②</sup>

根据达米特的观点,证实主义的辩护程序是一种向上的辩护(upwards justification)方法,即借助引入规则从初始的原子前提推导出复杂陈述的一个完整的典范论证。与之相对应,实用主义的辩护程序是一种向下的辩护(downwards justification)方法,即借助消去规则从复杂陈述导出一个原子后承的典范推导。因实用主义的辩护程序在许多方面(如约束规则等)与实证主义的辩护程序一致,因而我们可以把实用主义的辩护程序视为是实证主义辩护程序的一种镜像(mirror image)。因此,实用主义的辩护程序实质也是三级的辩护程序,但因它与实证主义的辩护程序基本类似,因而本文只给出实用主义的辩护程序关于第三层级辩护的典范论证的有效性。

实用主义的第三层级辩护的典范论证必须满足下列条件<sup>③</sup>:

(1) 实用主义典范论证的最终结论必须是闭合的原子语句;

(2) 实用主义典范论证的初始前提必须是闭合的语句;

(3) 实用主义典范论证必须是正确的;

(4) 对于一个消去规则的任何平和垂直(placid vertical)的小前提的子论证必须是正确的。

由上可知,理解实用主义的第三层级辩护的典范论证,其关键在于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理解“正确”的涵义;另一个方面是正确理解“对于一个消去规则的任何平和垂直的小前提的子论证必须是正确的”的涵义。奥利维拉在其《关于达米特的实用主义辩护程序》一文中,曾给出了关于正确理解这两方面的涵义的看法。在奥利维拉看来,所谓实用主义的典范论证是正确的,主要是指“如果一个论证至少有一个前提是主要的,那么我们就可以把这个论证视为是有效的”<sup>④</sup>。也就是说,一个论证是正确的条件所表达的是,这个论证的主要前提是通过消去规则而得到的,否则,这个论证就是不正确的。而要正确理解“对于一个消去规则的任何平和垂直的小前提的子论证必须是正确的”这句话的涵义,首先必须要正确理解“一个语句是平和的”这个语句的涵义。对于奥利维拉而言,所谓“一个语句是平和的”主要指的是向下导向结论的语句中没有平行的小前提。比如:

		$\frac{}{[B \wedge C]}$	$\frac{}{[B \wedge C]}$
		B	C
$\frac{}{[A]}$	$\frac{}{[A]}$		
$\frac{}{A \vee B}$	$\frac{}{A \vee C}$	$\frac{}{A \vee B}$	$\frac{}{A \vee C}$
$\frac{}{A \vee (B \wedge C)}$	$\frac{}{(A \vee B) \wedge (A \vee C)}$	$(A \vee B) \wedge$	$(A \vee C)$
$(A \vee B) \wedge (A \vee C)$			

由上可知,根据“一个语句是平和的”理解,上述的论证中 $(A \vee B) \wedge (A \vee C)$ 的小前提就是平和的,因为向下导向的结论是平行的小前提,因而

它不是正确的。因此,根据此定义,我们可以给出“对于一个消去规则的任何平和垂直的小前提的子论证必须是正确的”的正确理解,即“非典范的

①Ibid.

②Michael Dummett. *The Logical Basis of Metaphysic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p. 280.

③Michael Dummett. *The Logical Basis of Metaphysic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p. 284.

④Herméogenes Oliveira. On Dummett's Pragmatist Justification Procedure. *Erkenntnis*, 2019: p. 10.

子论证结论是一个消去规则的平行前提”<sup>①</sup>。 比如:

		$\frac{[A]}{A \vee B}$	$\frac{[A]}{A \vee C}$	$\frac{[B \wedge C]}{B}$	$\frac{[B \wedge C]}{C}$
		$A \vee (B \wedge C)$	$(A \vee B) \wedge (A \vee C)$	$(A \vee B)$	$(A \vee C)$
		$(A \vee B) \wedge (A \vee C)$			
		$(A \vee B) \rightarrow D$			
		$(A \vee B)$			
		$D$			

上述这个论证就是正确的,因为“(A ∨ B) ∧ (A ∨ C)”在垂直的论证中不再是平和的,即,这个结论不再是平行的一个小前提。因此,实用主义的整个典范论证主要是关于消去规则的运用,消去规则的运用对于实用主义典范论证的有效性是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但是达米特的实用主义典范论证的有效性定义遭到了普拉维茨(Dag Prawitz)的反对,并提出了一个关于蕴涵的典范论证有效性的反例。

普拉维茨指出,达米特关于蕴涵的实用主义典范论证有效性的缺陷,是把蕴涵消去的小前提视为是假定的,而没有考虑小前提的补充是任何一个论证的终点,因而使得典范论证的有效性变弱,甚至会使得通过分离规则得到推论不是普通有效的。比如,

$\Sigma$	$\Pi$
$A$	$A \rightarrow B$
$B$	

在上述的论证中,我们并不能保证结果通过分离规则而得到的 B 是有效的。因为,我们在假定从 A 获得 B 的有效论证  $\Pi$  的情况下要推导出  $A \rightarrow B$ ,我们必须表明在假定对于 A 的任何有效论证  $\Sigma$  的情况下,具有结论  $A \rightarrow B$  的直接后承 B 的有效论证。上述论证明显表明的是, B 是从 A 到 B 的有效论证  $\Pi$  而获得可以通过用 A 的有效论证  $\Sigma$  来代替假定 A 而得到。因此,这种典范论证导致的结果便是:实用主义的蕴涵典范论证须依赖于蕴涵引入规则的辩护,而不是蕴涵消去规则的辩护<sup>②</sup>。由此,普拉维茨认为,达米特关于蕴

涵的典范论证有效性并不是一个通过蕴涵的消去规则而进行的一个独立的典范论证,而必须依赖于通过引入规则而进行的证实主义的典范论证有效性才能有效的典范论证。

达米特在其《回应道格·普拉维茨》(Reply to Dag Prawitz)一文中给出了他对普拉维茨的回应。在达米特看来,普拉维茨的驳斥并没有考虑证实主义的辩护程序和实用主义的辩护程序两者之间的协调性和一致性的关系。证实主义的辩护程序是一个全面的辩护方式,它是能够解释我们是如何从接受一个语句为真而衍推出我们所需要的语句后承,实用主义的辩护程序是能够解释断定一个语句为真的理由是什么。只要我们的语言是协调的和稳定性的,证实主义的辩护程序与实用主义的辩护程序在表达的涵义上是可以统一的,并不存在对两个辩护程序进行真正选择的问题<sup>③</sup>。

笔者认为,证实主义的辩护程序和实用主义的意义理论并不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辩护程序,它们共同显示了人们使用语言的实践特征,两者之间是协调的。在语言实践中,我们若能够对一个语句辩护为真时,也就意味着我们能够从辩护一个语句为真的过程中导出我们需要的后承,两者之间是协调的,否则,在语言实践中,就会造成我们使用概念的混乱。正如达米特所言:“如果我们证实主义的辩护程序成立,那么一个陈述的意义是由我们断定这个语句的理由所决定的。我们约定从中导出后承与这些承认的理由相协调的事实表明,我们不导出我们没有权力认为语句具有意义的后承。……如果在这些约定后承与我们承

<sup>①</sup>Ibid.

<sup>②</sup>Dag Prawitz. Pragmatist and Verificationist Theories of Meaning. In Lewis Edwin Hahn, Randall E. Auxier (ed). *The Philosophy of Michael Dummett*. Chicago: Open Court Publishing Company, 2007, p. 469-472.

<sup>③</sup>Michael Dummett. Reply to Dag Prawitz. In Lewis Edwin Hahn, Randall E. Auxier (ed). *The Philosophy of Michael Dummett*. Chicago: Open Court Publishing Company, 2007, pp. 484-485.

认定它的理由之间是相互协调的,保证了当我们无法对它进行这样的辩护时,我们不会对它进行断定,从而当我们导出的后承没有合理的理由时,我们不会对它进行断定。”<sup>①</sup>由此可见,证实一个语句为真与接受一个语句为真之间是相互协调和相互统一的,而不是相互对立、相互分离的。它们构成了达米特语言意义理解的整体性的辩护思想,它们的区别只是表明了人们使用语言实践的两个不同特征,实质上共同构成人们使用语言的实践。在进行消去规则的实用主义的典范论证有效性的过程中须依赖于引入规则的证实主义的典范论证,实质并没有违背人们使用语言的实践。由上所述,与达米特的证实主义的辩护程序相对应的是,达米特的实用主义辩护程序的关键在于通过消去规则,构造接受一个语句为真而衍推出后承的典范性证明,回答了“如何构造接受一个语句为真而衍推出的后承?”这一问题,也阐明了辩护一个语句为真的必要性条件。

总之,证实主义的辩护程序和实用主义的辩护程序共同回答了“辩护语句为真是如何可能的?”这一先验式问题,它们共同阐明了“语言即使用”的这一方法论原则,语言的正确使用成为人们正确理解语言意义的必要性条件,语言意义的正确使用使语言关于语言意义理解的辩护成为可能。证实主义的辩护程序和实用主义的辩护程序展现“意义即使用”的关键,是语言意义在于被构造,即构造一个语句为真的证明,因而它们共同的核心概念是证明。正如施罗德-海斯特尔所言:“证明理论语义学是对成真条件语义学的一种替代,它基于一个根本性假定:从意义能够被指派给我们语言的表达式,特别是对于逻辑常项而言,其核心概念是证明,而不是真。”<sup>②</sup>

### 三 语言意义理解辩护的哲学意蕴

由上可知,达米特的辩护主义意义理论思想是把语言的意义与语言使用者的辩护一个语句为真的能力相结合,通过构造一个语句为真的辩护性条件来最终阐释人们是如何准确理解语言意义的,它回答了“辩护语句为真何以可能”这一先验式问题。其辩护主义意义理论思想具有以下两个重要方面的哲学意蕴:

第一,构造一个语句为真的辩护性条件是理解一个语句意义的先在性条件。根据达米特的观点,要使语句意义的理解成为可能,语言使用者在于把握这个语句为真的辩护性条件。当一个语言使用者能够构造一个语句为真的辩护性条件时,我们就可以说这个语言使用者理解了这个语句的意义。根据上述相关阐述,当一个语言使用者能够运用引入规则的情况下构造这个语句为真的典范性证明(证实一个语句为真的条件),或运用消去规则的情况下构造接受这个语句为真而衍推出后承的典范性证明(接受一个语句为真的条件)时,我们就可以说这个语言使用者理解了语句的意义。因此,构造一个语句为真的辩护性条件成了语言意义理解的先在性条件或必要性条件。如温克勒(Kenneth P. Winkler)所说:“在语言学的理解与把握断定性条件之间存在一种先在性的内在联系。这种先在性的观点主张一个人通过把握一个陈述的断定性条件来理解这个陈述所意谓的内容。”<sup>③</sup>达米特把构造一个语句为真的辩护性条件作为语句意义理解的先在性条件,其主要目的是要排除实在论用超越于认识的语句的成真条件来理解语言意义的观点。也就是说,除非语言使用者拥有关于一个语句为真的证据,否则语言使用者也就无法准确地理解语句的意义。因此,构造一个语句为真的辩护性条件,可以有效地阻止人们从不拥有一个语句为真的证据也可以理解语言意义的质疑。

第二,人们对于语言意义的理解依赖于人的理性能力。把构造一个语句为真的辩护性条件作为语言意义理解的辩护程序和先在性条件进一步蕴涵了语言使用者对于语言意义的理解依赖于人的理性能力,即,构造一个语句为真的能力。达米特说:“这种描述必须允许这样一种事实:语言的使用是一种有意识的理性活动——我们可以说是理性主体的理性活动,因为它是人类使用语言这种现象的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sup>④</sup>语言使用者对于语言的使用体现了人类理性活动的的能力,因而语言使用者对于语言意义的理解必须依赖于人类的理性能力,语言使用者本身具备的理性能力成了语言使用者对于语言意义理解的先在性条件,

①Michael Dummett. *The Logical Basis of Metaphysic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p. 287.

②Peter Schroeder-Heister. Validity of concepts in Proof-theoretic Semantics. *Synthese*, 2006, 148(3): p. 525.

③Kenneth P. Winkler. Scepticism and Anti-Realism. *Mind* (New Series), 1985, 94(373): p. 40.

④Michael Dummett. *The Logical Basis of Metaphysic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p. 91.



没有语言使用者所具备的理性能力,语言使用者就无法获得关于语言意义的理解。同时,根据达米特的观点,语言的知识与语言意义的理解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一个语句的意义就是说话者所拥有的知识的内容,这种知识内容构成了说话者对这个语句的理解”<sup>①</sup>。达米特把语言意义的知识视为是一种隐含知识<sup>②</sup>,因而语言使用者对于一个语句意义的理解在于掌握或获得关于这个语句的隐含知识,关于这个语句的隐含知识构成了语言使用者对于这个语句意义的理解。因此,语言使用者对于语言意义的理解依赖于人类本身所具备的理性能力进一步蕴涵了语言使用者获得关于语言的知识并不依赖于语言所表达的客观世界或对象世界,它不是语言使用者获得语言意义知识的来源,人类主体本身具备的理性能力才是语言使用者获得关于语言意义知识的根本性来源,“人类主体的理性为语言世界立法”。因此,语言意义的理解依赖于人类的理性能力可以有效地阻止怀疑论对从感觉经验作为证据来辩护一个

语句为真的质疑。

### 结语

综上所述,从“辩护语句为真何以可能”这一先验式问题出发探究达米特的辩护主义意义理论,得出了构造一个语句为真的辩护性条件在于构造证实一个语句为真的典范性证明或构造接受这个语句为真而衍推出后承的典范性证明,而其重要的哲学意蕴在于构造语句为真的辩护性条件是语言意义理解的先在性条件,以及获得语言意义的理解必须依赖于人的理性能力。辩护主义意义理论的哲学意蕴体现了康德式的理性主义本质的立场,使客观的语言意义主体化。笔者认为,达米特辩护主义意义理论的哲学意蕴,体现了理解语言意义所必须具备的条件,但是其康德式的理性主义本质的立场,应如何回应或避免理性主义的独断论和怀疑论的质疑,使语言意义主体化的同时保证其具有客观性这一问题,将是辩护主义意义理论研究所需要进一步回答的问题。

## How Is It Possible for the Justification of Statement to Be True: The Meaning Theory of Dummett Justificationism

XIE Fo-rong<sup>1,2</sup>

(1. School of Philosophy,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33, China;

2. School of Marxism Studies, University of South China, Hengyang 421001, China)

**Abstract:** In order to reject Davidson's theory of conditional meaning beyond cognitive ability, Dummett puts forward the Theory of Justificationism meaning that “the meaning of understanding a sentence is to construct a justified condition for the truth”. Starting from the transcendental question of “how is it possible for a justify statement to be true”, we can reveal two kinds of justified procedures for the understanding of linguistic meaning. One is the justified procedure of confirmationism, that is, the construction of a model proof to prove a statement to be true; the other is the justified procedure of pragmatism, that is, the construction of a model proof to accept a statement to be true and to be derived. There is coordination and unity between the two kinds of justified procedures. The philosophical implication of the Theory of Justificationism meaning lies in that the prerequisite for the understanding of language meaning is to construct the justifiable condition of true sentences, and the understanding of obtaining language meaning must depend on human's rational ability.

**Key words:** meaning; truth; justified condition; understanding; rational ability

(责任校对 朱正余)

①Michael Dummett. *The Logical Basis of Metaphysic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p. 83.

②“隐含知识”主要是指一个语言使用者并不能完全地把握关于语言意义的知识内容,只能对语言意义的知识内容作隐晦或部分的把握。